



新观察

百个康复健康小屋下乡记

——全国政协委员、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讲述履职故事

韩毅 本报记者 刘喜梅

“我委正在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完善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政策，推动解决影响乡村医生服务积极性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给乡村医生定级，给予各级乡村医生不同诊疗费标准，将会是促进乡村医生主动进步的很好尝试。”“支持鼓励具备相应能力条件的村卫生室开展各种形式的康复服务并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近日，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收到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对她提交的《关于为村医能力定级，稳定村医队伍的提案》的正式答复。对于答复文件中的上述内容，她专门作了标注。

这件提案的提出与办复，是由康复健康小屋建设而促成的。

献礼建党百年 建百个康复健康小屋

心电图机、电子血压计、中频治疗仪、滑轮吊环训练器、安全护理带、康复训练平行杠、上下肢功率车、哑铃、木插板、助行器、康复弹力带、PT床、PT凳、立式保健频谱治疗仪、卧式保健频谱治疗仪、智能投屏电视……在江西上饶、云南昭通、贵州遵义等地的“康复健康小屋”内，这些“超出了一般人对村卫生室认知”的康复器械是标配。在这里，常见的脑卒中、偏瘫、膝关节、腰腿疼痛、扭伤等需要康复的人群，能够在乡村医生或康复技师指导下正确使用各种器械，加速身体康复。

这些“康复健康小屋”，是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为接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而倡导开展的项目。项目在培训提升乡村医生的技能，改善村卫生站(室)医疗条件，让村民在村里就能享受到好的医疗服务。截至11月底，小屋项目已经建成92个，还有8个已经完成调研选址，即将在12月完成建设。

“今年是建党百年，我们希望用100个康复健康小屋的建成作为献礼，并在2022年继续建设500个小屋接续助力乡村振兴。”提起康复健康小屋的建设规划，凌锋信心十足，她认为自2020年提出“要在2021年建设100个康复健康小屋”到现在接近目标完成，已经“开了个好局”。

之所以提出建设乡村“康复健康小屋”，首先是因为作为我国以及世界神经外科领域的著名专家，凌锋被誉为“中国介入神经放射第一人”，并曾担任世界介入神经放射联合会教育委员会主席及亚太地区介入神经放射联合会主席，她对医疗康复有着深刻的理解。很多脑神经系统疾病，手术治疗只是第一步，之后的康复治疗同样至关重要。与此同时，自2017年率队开展“致力于脱贫攻坚的中国志愿医生行动”以及多次跟随全国政协卫生“三下乡”行动到乡村调研时凌锋发现，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县级



主寺镇嘘嘘村康复健康小屋与村民在一起
凌锋委员(前排左一)在四川省长松潘县川

医院的设备和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乡村医疗却作为最突出的短板彰显了出来。

“这短板，势必会影响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发展规划。作为政协委员，如何帮忙不添乱？我们志愿医生在云南等地的县医院开展义诊时发现，来问诊的病人中真正患病的阳性率非常低。而我们下到村里去义诊时，发现有70%前来求诊的村民都是真正患有疾病的。这让我们感受到农村更需要医疗的帮扶。”凌锋向记者解释道。

如何找好帮扶的支点？有一个病例给了凌锋很大的触动。那是凌锋在云南怒江义诊时遇到的一个男孩。他年仅24岁，是一位截瘫患者，坐着轮椅来求诊。原来，8年前，男孩在一次下井干活时被砸伤，手术之后仅做了一个月康复就回家待着了，最终在8年里换了4个轮椅。

“我看了他做完手术的片子，发现他的脊髓没有断，并不是完全性的截瘫。如果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康复，是可以恢复的。但因为村子里没有康复器械，也没有医生的指导，男孩只能在家里待着。”凌锋介绍。

在进一步的自主调研中凌锋发现，农村慢性病患者约占农村常住人口10%的10%，偏瘫、半失能人也有了一定比例。“慢性疾病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久而久之就会丧失劳动力，就可能导致因病返贫。”康复健康小屋项目建设计划，就这样在凌锋心中成形，并于2020年底正式提出。

提升村医诊疗水平 康复健康小屋来助力

投资建设是一回事，如何让康复健康小屋“活”起来，才是最大的

难题。

此前，凌锋在调研乡村医疗帮扶时就发现，有些捐赠到乡村的医疗设备，因为村医不会用，导致设备被锁在了仓库里，不仅设备布满灰尘，就连锁具都生了锈，这“着实让人心痛”。

“中国志愿医生可以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抓手。”凌锋介绍，由她倡议、中国医师协会志愿医师分会发起的中国志愿医生行动，现已吸引了50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各专科领域的医生专家加入其中，由这些医生在乡村设立村医帮扶工作站，为村医准备了100学时的“两病中康”(糖尿病、高血压、中医适宜技术、康复基础技术)课程，一方面能够直接提升村医的能力和水平，让村医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从而“稳基层、强基层”；另一方面，也能够让村民直接受益于医生的诊疗能力水平提升。因此，就有了今年3月，凌锋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关于为村医能力定级，稳定村医队伍的提案》。

坚定了“康复健康小屋”项目建设计划后，凌锋一方面依托凌锋公益基金会大力推动小屋建设，一方面在不停地思考、探索，让小屋的效能获得国家和社会的认可。

“改变农村医疗条件落后的现状还有一个具体可行的措施，那就是在农村建设康复健康小屋，配备简单的医疗物资，开通智能互联网，由中国志愿医生在思考、探索，让小屋的效能获得国家和社会的认可。”今年5月，在全国政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专题协商会上，凌锋在自由发言时段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没想到，在部委回应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专门回应了凌锋委员的提议，并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支持中国志愿医生行动，支持康复健康小屋建设”。这一回应，也得到了全国政

协主席汪洋的点赞。

今年10月，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赴江西革命老区开展卫生“三下乡”活动时，专门实地调研了上饶市横峰县龙门乡乡钱家村卫生室的“康复健康小屋”。该小屋运行9个多月来，已有近200人次接受了康复训练和慢病管理服务。村医小王感慨：“过去村民卒中术后没有条件进城康复，今年配上了这些设备，我就能辅助村民通过理疗和康复来恢复身体机能，也能向县医院的志愿医生学习慢病管理，提高自己的疾病诊治水平了。”

参与“康复健康小屋”实地调研的委员们认为，该项目不仅为村卫生室配置了覆盖常见疾病术后康复所需的设备，而且通过在村卫生室设立志愿医生工作站、上级医院志愿医生定期到其签约村的卫生室巡诊等做法，村医的诊疗水平可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提升。这对于发展我国初级卫生保健事业、健全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稳定村医队伍有积极意义。委员们建议，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应对“康复健康小屋”的运行模式、筹资机制和持续发展能力给予关注，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扩大“康复健康小屋”投放量，支持上级医疗机构医生面向农村基层开展志愿服务，动员各方力量行动起来，为健康中国“强基层”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这些肯定，让凌锋确定在今年委员履职的作业本上，她已经写好答卷。

“其实，委员履职要‘既能上得了庙堂，也能下得了田庄’。可以说，经过近1年的探索，现在，康复健康小屋已经成为激活村卫生室效能、提升村医诊疗水平的有效载体，也是调动社会力量开展健康促进、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对于明年的康复健康小屋建设，凌锋充满信心和期待。

被赋予了怎样的含义。

后来我们了解到，这架钢琴是由凌锋委员捐赠购买，并以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名义捐赠的。而捐赠钢琴的原因，就是因为凌锋每天在神经外科楼下看到的画面。因为楼层较多且病人众多，导致一楼大厅每天都有患者在等电梯上楼做手术，最多的时候有七八张病床排队，几乎围满了大厅。手术前的时光对患者本就是煎熬的，而等电梯让这段时间又被无限延长。再加上疫情防控时期，家属不能进入病房陪护，最多只能在大门口徘徊观望，导致一些患者和家属都处于焦虑的状态。因此，凌锋就想到买一架钢琴放在一层大厅，由于大楼每一层都上下贯通的设计，楼下弹奏的琴声可以清晰地传递每一楼层，这样就能够给患者和家属带去抚慰。

采访结束后，我们和凌锋一起下楼看钢琴。看到钢琴的凌锋就像小孩子一样开心，上上下下在不同的楼层试听，直到确认最高层也能听清钢琴声。

“当美妙的音乐在清冷的大厅响起，您赋予了每一位病者和弱者久违的、可遇不可求的高贵和尊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钢琴”和“医院”好像是两个毫无关联的词语，因为疾病和痛苦好像总是相伴相生。但患者家属发给凌锋委员的这句感慨，让我发现：原来，在医院，同样有人在创造美好，并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感受着，感动着。

建言

加强北京市中医药文化建设，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杨宇飞

文化中心建设是北京市四项中心任务之一。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北京市建设成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心并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是北京市义不容辞的工作和责任。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北京市的中医药工作者在中医药发展、解除人民群众痛苦方面，为北京市建成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中医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外也有很多医学界人士希望从中国获得经验，并且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今年已经做了七场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研讨会。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优异表现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实实在在地作了贡献。北京市的中医药工作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同样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进一步弘扬中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北京市政协、政协委员会提出了不少好建议。但是真正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并不容易，且必定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工作。不可否认，在整个世界医学范围内，西医仍然占据统治地位。而中医和西医之间的文化基础完全不同，哲学理论、思路也不相同，尽管中医在西方国家也有一些存在，西方医学的学者也承认中医在某些治疗领域的有效性。但是让西医从理论和

实践上接受中医的理论和方法，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因此，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要耐心地基础做起。我认为，有两个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一是中医理论要研究让西医专家能够接受的语言和方法。第二，中医也要不断融合最新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以最新的科技成果、理论诠释传统的医学理论。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北京具有最为广泛、全面的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北京最有资格和条件在中医理论的现代化方面取得突破。

在具体工作方式上，北京可以联系自己的友好城市(目前至少28个)，点对点地开展工作。至少要把中医理论与技术推向世界。

在工作方法上，应充分发挥北京市在全国乃至世界上中药资源最为集中、丰富优质的特点，整合北京市中药资源，建立专家智库，在市政府领导下，加强中药建设文化，推动中药走向世界。

在工作措施上，支持中国中医科学院建立首都中医药线上国际服务平台，发挥医科大学的力量作用。

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数千年造福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也应该造福于全人类。北京市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心，理应为此作出贡献。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诊疗部主任)

中国医生担任国际肥胖代谢外科联盟亚太区主席

本报讯(记者 陈晶)11月25日，国际肥胖代谢外科联盟亚太区网络学术会议正式召开，大会宣布IFSO-APC第七屆主席由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存川教授担任，任期为2021-2023年。这是该组织成立26年来，首次由中国医生担任亚太区最高领导职务。

受疫情影响，王存川教授与日本Kazunori Kasama(卡萨马)教授正式在线交接，接任国际肥胖代谢外科联盟亚太区主席。卡萨马教授对中国减重外科医生的精准腹腔镜减重手术，尤其是腹腔镜下缝合技术给予高度评价。

王存川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肥胖和超重人数最多的国家。数据显示，中国成年人超重或肥胖率已超过50%，6岁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或肥胖率接近20%，6岁以下的儿童达到10%。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与印度一起，已成为儿童肥胖人口数最多的国家。

“肥胖让社会和个人都不堪重

负。”王存川强调，肥胖如同滋生疾病的土壤，让慢性病生根发芽，给个人和社会造成沉重的医疗经济负担。我国的肥胖和糖尿病群体已经非常庞大，作为肥胖代谢外科的专业人士心情是复杂的，当前只有约万分之一的人接受了最为合适的治疗手段，绝大部分肥胖和糖尿病患者可能甚至完全不知晓有这个选择，而肥胖和糖尿病很多情况下其实本可以避免，社会舆论导向和群体教育任重而道远。

“大家要保持冷静，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减重手术。”王存川提醒，人民卫生出版社《外科学》中明确指出减重手术有严格的手术指征：BMI>35kg/m²，伴或不伴代谢病及相关疾病；BMI27.5~34.9kg/m²且伴有经改变生活方式和药物治疗血糖控制不佳的2型糖尿病，或伴有2种以上其他代谢病及相关疾病，明确病源的肥胖原因、肥胖程度和代谢病状况，经非手术减重治疗失败，再考虑手术减肥。

河南驻马店市着力打造“中国药谷”

本报讯(张志彬 记者 王有强)11月26日，记者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在驻马店市举行的“中国药谷”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驻马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国药谷”建设，把其作为健康驻马店建设的重要抓手，并将发挥现有医药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生态环境、现代物流、要素保障等比较优势，加强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GE医疗等企业的战略合作，着力打造“中国药谷”、中国医药创新基地。

打造“中国药谷”，可以有

推动河南医药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有助于加快河南现代医药产业体系建设，探索培育发展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路径。下一步，驻马店市将从医药及医疗器械领域、医疗健康专业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等方面深入合作，加快建设以原料药、天然药、中药、医疗器械和生物材料、新型生物工程、新型制剂等为重点发展领域的产业集群与基地，不断提升医药产业核心竞争力，以最优的环境、最硬的举措、最好的服务，全力推动“中国药谷”建设。



“冬奥有我，爱卫同行”

11月27日，北京市爱卫办联合首都文明办等组织开展了全市2021年第11个统一周末卫生日。进入冬季以来，北京市启动了“冬奥有我，爱卫同行”为主题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从身边着手做好工作和居住场所内外环境清洁。图为，北京市东城区前门街道居民在社区附近进行垃圾清扫、垃圾箱消毒等工作。本报记者 贾宁 摄

采访手记

医院里的钢琴声

韩毅

152个国家级乡村振兴县列表(西部9省1市)、160个乡村振兴县及辖区安置点，两张名为“康复健康小屋落实表”的巨大表格，贴在凌锋委员的办公室墙面上；表格上面印着的一个个小脚印，代表已到达该县域，其中还有不同颜色的荧光笔标示……

这是今年凌锋委员实施医疗健康帮扶的足迹。最初，我在网上输入“凌锋”关键词搜寻到的，是一长串的光荣奖项和几张多年前拍摄的不大清晰的照片。直到与带我采访的老师一起见到凌锋委员本人，才感受到她是一个充满活力又自带强大气场的人。进入她的办公室时，她正在和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开总结会，见到我们时她热情地将我们招呼进去。由于与采访的话题相关，我们得以坐下聆听。

在听总结会的过程中，我也对这个基金会着了一定的了解。我一方面感叹一个基金会的运作竟然只有五个正式的成员，另一方面又惊叹于他们每个人身上释放出的强大能量——在

谈到功劳时无人认领，在谈到委屈时只是默默地低头浅笑；不到一年的时间，92个“康复健康小屋”的落地，就是由屋子里这几个人全部完成的。

汇聚起这一群力量的核心，正是凌锋委员。

凌锋好像总是能找到最贴切的比喻和最通俗的话语让人理解她想表达的意思，并且很快地提炼总结，将事情分析清楚。就像贴在墙上的两张大大的表格，在凌锋委员的大脑中，每一个建成小屋的地方都被点亮，一条条清晰的逻辑思路支撑着她每天不断地做出统筹规划。

采访过程中，凌锋说起康复健康小屋公益行动项目，也面临着一些质疑的声音。“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在拿公益作秀，而我是把它当成事业在做。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业，更重要的是这是惠及大家的事。”据了解，凌锋公益基金会创立之初，还卖掉了自己的一套房子作为启动资金。

基金会最早资助的项目就是中国志愿医生行动。凌锋开心地感慨，能通过自己的力量召集起这样一群“有心人”——中国志愿医生。她提到，志愿医生只提供医疗帮扶不取回报，只是因为心中炙热的信仰。而这份信仰会激起一片善良，这个善良是会有余波的，它会温暖周围的人，而且这种温度会传递给身边的人，这是特别美好的事情。在说起这段话时，凌锋委员眼中是满满的温柔，我被深深打动。

在后来的接触中，我渐渐发现凌锋委员是一个温柔到骨子里的人，也是一个把医生的悲悯之心刻到骨子里的人。她的一生收获了诸多荣誉和赞赏，以她的资历和地位，本可以在这个年龄段躺在荣誉簿上“睡大觉”，她却选择了抛弃那些束缚，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并呈现出足以辐射身边人的强大热情和看似与年龄不符的精神力。

在采访中途，路过的同事几次提醒凌锋委员，“一会儿钢琴会送到”。而每一次听到提醒，凌锋委员都露出灿烂的笑容。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这架钢琴